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五

猶違二

憫人窮䘏人言以昭　聖德疏　楊一清

臣近者被　召赴京途間聞　朝廷以內織染局奏差官前去陝西織造心切疑焉陝西之民極矣方懼寬之未有其道拯之不得其方果有是舉則如見火之烈顧欲從而膏之似與　陛下平日恭儉愛民之德不類也既入京師則聞工部尚書趙璜等工科都給事中張嵩給事中王科等御史陳察王朝用等在陝西則提督軍務尚書王憲巡撫都御史王藎巡按御史郭登庸吉棠王鼎節有論列俱欲停止前項織

造取回差去內官連章累牘不聞上回　天聽則又隱憂深念以為人心所存即天理所在內外之論不約而同事關地方安危誠非細故乃皆不蒙省覽而獨於內織染局之言是用似與　陛下平日聽言納諫之美不侔也前日臣在閣見發下工部所覆各官奏本大學士費宏石珤賈詠與臣　議票當依該部所擬乞請停止昨日早送下欲仍照前　旨施行臣等相顧驚愕除仍將原票封進外伏念臣又官陜西近又初自三邊取回生民愁苦之狀戎虜驕橫之勢邊方利害之情觸目興嗟經心抱痛忽聞是舉若黙不作一言則　陛下斷自　宸衷引而置之輔導之地

將何用哉切惟天下之事有重有輕臣下之言有緩有急以輕重言則卹民固本安內攘外其最重者也而該局所奏各色羊絨織綵龍袍曳撒鞠衣之類既非先王之制又非常用不可無之物其閒輕重固自有別矣以緩急言則各官極陳地方凋敝錢糧缺乏之憂外患之方殷內變之將作其最急者也而該局之奏止恐有悞供應其緩急亦復不同矣及查陝西織造非 先朝舊典弘治年間始有之彼時套內無賊腹裏有收閒一舉行民不重困 孝宗皇帝采納人言旋行旋罷至正德年間太監廖鑾等以織造之故剥民膏脂痛苦入骨當事者厚網其利而 朝廷獨

任其恣向非　天啓　聖衷掃除弊政羣姦伏辜地
方稍得安堵不然事勢所激不知至於何地也今
陛下所遣内臣縱使謹厚安靜不蹈前人覆轍而帶
去官舍匠作人等豈皆一一能守禮法假借聲勢生
事擾民之害難保必無切見延綏河套達賊雖失勢
過河而伏藏久住之賊其數尚多不時窺伺侵掠各
塞難保不復入套寧夏賀蘭山後又多賊營河西亦
不剌賊衆盤據西海近渡江在我洮河番境住牧此
腹心之疾也而甘肅回夷之警旦夕難測較之弘治
年間可憂不啻數倍平凉鳳翔等處盜賊又復肆行
刼掠各該守臣方將調集兵糧以備戰守復恐公私

匱竭無以爲謀事勢至此而欲蹈正德年間之弊政
以不急之務而重困夫奄奄垂盡之民乎誠恐民愈
窮而盜愈滋外寇乘之而入河西洮岷之地將非
國家所有臨鞏平鳳諸郡安能保其晏然無事乎故
今日陝西差官織造臣反覆思之誠未見其可也及
又查得陝西各府州縣拖欠各 王府祿米并折色
不下數十萬石負欠官軍俸糧至三五年未支節奉
明旨責限令其補支所司瞠目束手無從處給拆東
補西僅支目前不經之費加之此地甚非所宜且織
造閘局雖在西安而羊絨必取之臨洮蘭州此地凋
敝已甚年成薄收見今銀每錢止糴粟米六七升民

不聊生若更迫之窘逼賊巢非死於溝壑則驅之從賊耳夫工部尚書郎為　朝廷之股肱科道為　朝廷之耳目而提督巡撫巡按等官又　朝廷簡用以寄一方之命者也今諸臣合辭乞罷請懇意切彼豈不知逆耳之難入而順志之為安哉亦職業所在利害切身有不容不言者臣仰窺　聖意蓋以成命已下難於追改差官已久不可復回然因時制宜聖賢明訓從諫弗咈人君盛德始因該局之請而行之繼因羣臣之言而罷之則　陛下視民如傷之仁改過不吝之勇上有光於前古下作則於方來若之何其不可也况該局原奏止言各色羊絨見在數少不敷

供應不言欠抉而各官所懇亦欲該衙門將緊關該用供應絨服闕數行令陝西鎮巡官如式織造亦未嘗停止若依其所言 上用既不有悞下人亦無所擾似不難從而何必規規於該局先入之奏以拂中外之公言哉且 天子至尊無對若服用之常必不可抉惟正之供何足為過但羊絨初本庶民賤者之服非 宮庭所宜御故常貢之所不及近年奸巧之徒造為織金粧花之麗五綵閃色之華人始貴之一袍費至百餘金一疋價可十餘兩在先王當置諸淫巧之科在 今日當申嚴侈靡之禁從而重之以病吾民 聖明亦偶未之思耳不然則 陛下嗣位以

來勤卹民隱寬徵之令無歲不降 軫念邊方內帑之銀不時給發不以玩好奪心志不作無益害有益仁聲善政莫罄名言何獨於此一事執之甚堅豈非視之輕而不覺其為害之重若是乎伏望 陛下慎守儉德以廣愛民之仁博納讜言以成從諫之美乞早降 德音將差去太監梁玉取回一應該織羊絨袍服等件交付陝西鎮守太監晏宏巡撫都御史王藎等督同三司官員如式織造陸續進用惟復照依工部所擬令太監梁玉先將急缺上用袍服儹造完備定限回京其餘可從緩者與見織未完者俱交付鎮巡等官織進一應錢糧寧取諸官帑無派於民軍

若是年歲荒歉或虜情緊急即便具　奏停止待年成有收地方無事之日舉行如此庶使民心不搖邦本自固而各官得以盡心督徵邊儲防禦外寇地方可保無虞矣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必於未亂保邦必於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為大於其細而圖難於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

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
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
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
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
賀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而 國
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
在 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況當朝覲大
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
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於此時留
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
蒙 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

受　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臣於　國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泝源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之所見大要是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　聖心之憂者為　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　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　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菑為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於蠹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撤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恵寧之時也而在　廷
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
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於安危利菑而以大
可憂者為樂邪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若是而
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
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
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
耶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大惡
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於　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　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
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

則　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勳戚之餘裔亦
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羣
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
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
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
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
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日怨
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
不可得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
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郭
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

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　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於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脩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竭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蹷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内富庶隋氏以盛脩宮室而至於亡國願　陛下以為鑒戒則宇内生靈之慶也況今北虜跳梁内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

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於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爽不違文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熈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脩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惻懷之心也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一聖體

違和　朝儀間缺經筵未講大小臣庶　朝參辭謝未得一覲　聖容敷奏復逆未得一聆　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　天位者艱難之器逸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　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況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雝雝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盡委趾面舞蹈望　龍顏以慰快覲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於咫尺　天顏之下以伸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

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
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於　庭苑
金紫赤紱賞及於方外之士臣不意　陛下睿哲先
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於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
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極天下
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畀諸迂怪之徒輕之
若芥流品之濫至此極矣且　陛下以天縱之聖資
為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
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脩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
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

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　聖躬之福耶甚非　聖
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
之道也臣聞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
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損不
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
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
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
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　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者
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
直諫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
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

蓋人臣持禄保位者多而忘身以殉國者少雖識見
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　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
於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
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
日翰林院左賛善兼脩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
於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　聖明少致思焉成
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有
商之令主也傅説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
二君作聖之功爲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爲
一楊最等惜也但歴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
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

懷忠義之心者非厭心仕進甘遯丘園亦必深自晦
藏爲保身計矣孰敢發言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
藎杜口則讜諫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
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即遠於萬里矣此
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於天下
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察
臣忠悃覽臣所陳 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
之道以報 國家崇顧禮遇之恩於郭勛則豫有以
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
行 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

心以祈　天祐則莊敬日強而眉壽永於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為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塞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

反求眩瞀莫决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 國厚恩
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
不一毫諱過不為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為
陛下言之 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
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順柔
慈恕恭儉能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
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
所不能槩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 陛下自視于
漢文帝何如 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堯舜
可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

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
舉一節可取者　陛下俊為之即位初年剗除積弊
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
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
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
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
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
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
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
稱賢君焉　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
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

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
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
見人以為薄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
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
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
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 陛
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罄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
下因即 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
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
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
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

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
諱語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
棐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絶無過舉
哉古者設官亮釆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
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絶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
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室
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覔寶户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
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為　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
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
退有後言以從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
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

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　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　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　陛下之情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譏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憶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　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

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
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跡既為諸臣
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闢于臣君道之不
正臣請再為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
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
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于人而為性命者此盡
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
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　陛下
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
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為天
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

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真宗獲天書於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玄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

而學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逆也即近觀嚴嵩有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道守官　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日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没百官有惕心焉無用于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羅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令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皃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己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

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　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　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正朝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于皋陶伊傅之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

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廚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于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　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充召募驅緇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

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
吏之為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
遠之業諸臣必有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
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
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 陛
下何不為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 陛下
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
之于其間 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于
求賢逸于任人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
恭已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
物熙洽薰為太和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遥望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禄捄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知斯而已矣其可乎　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禄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面為順　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為　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　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聽忠言信　詔旨以防欺蔽疏　李己

近訪内承運庫署庫事尚衣監太監崔敏等題稱急
缺年例金兩寶珠等項乞令户部買進以備關領等
因隨該臣等懇　請停買奉　聖旨照先年例買進
欽此又該户部反覆執奏　聖旨發銀買進金上緊
催来用欽此臣等恭捧　綸音堅確嚴切已竊度
聖意之難回矣又知再行陳　請必激怒　聖心禍
且不惻然忠君愛國乃臣之素志糾正封駁又臣之
職掌苟少益家國雖生死有不計者豈敢巧爲規避
遂緘默臣是以昧死再陳冒犯鈇鉞惟　陛下其
矜察焉臣等伏覩　陛下登極之詔其於金珠寶石

等項停止採買而又一款有云收府各衙門供應
糧朕加意節省用自有餘該部務查照弘治年間及
嘉靖初年舊額酌量徵派其以後年分加派者盡行
革除將革過數目奏知仍造冊送科備照如各衙門
假以缺少為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科道
官即時參奏治以重罪欽此夫 陛下之出此 詔
旨也豈虛假以欺人耶蓋誠留心省節加意 國儲
以實心而行實政也是故 成命一頒懽騰海宇以
為有君如此太平可立致矣何數年以來左右近習
干請紛紜奸巧百出眩惑 聖聰動搖 國是遂至
買玉買珠不一而足使 詔旨既出而輒更 成命

方行而忽易美意良法徒託於空言社鼠城狐肆然
而無忌天下臣民已失其仰望之初心矣不意又有
如太監崔敏等指稱缺乏復行故智雖經科部執奏
陛下終未 俞允夫政令者人主之大柄天下之所
取信百官之所承式蓋不可以不慎者故易曰渙汗
大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此聖經之格言大君所
當慎守而不易也今以 朝廷新政顧由左右夕改
朝更有如此則 陛下詔旨皆爲虛文其何以示大
信於天下乎且 尚書乃 陛下親信之臣臣等亦
朝廷耳目之寄 陛下於大臣言之不聽於言官論
之不從不知外 此可信從者抑又何人臣等竊料

陛下之意不過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雖買此珠玉所費能幾不知抵璧投珠毀冰碎瀝在古先哲王我朝　聖祖行之俱有彝矩蓋曰此等玩好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為移易性情靡費財用以故棄而不惜方今　國家縱使十分充實　陛下猶當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以希哲王　聖祖之芳跡矧今府庫空虛矣小民困竭矣帑藏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矣邊方年例奏發者無時省直饑荒求濟者不已司計之臣雖千方那補百計撑持尚且不給詎以一玩好之故而用數十萬之費何以區處何以借支況各處錢糧舊欠者奉　詔蠲免新派者催徵未至太倉雖有

盱蓄羸餘正宜存積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妄用
而無繼於後耶方其事下該部大臣懇懇執奏以為
不可無非省費裕國之意而乃不蒙　俞允者蓋由
崔敏等獻諂希寵惟欲積財貨以奉私求蓄詐懷奸
意在假供用以充私橐以致　陛下惑於邪說而正
論不從墮於奸計而忠謀不用誤國欺君莫此為甚
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肆意希求轉相欺蔽
不至於空人之國不已矣臣等為　陛下切憂之伏
望　皇上念　成命不可紛更大臣所當信任將該
庫奏討金珠等料俯從部議申明　詔旨一以昭
陛下之儉德一以全　朝廷之大信其太監崔敏盡

惑　聖心罪在不宥伏乞逮行嚴斥揚于諸臣仍乞
天語嚴切戒諭使各奉公守法仰承　德意凡　明
詔所在除革者不許妄計阻撓以遂覬覦今後內臣
凡有奏　請悉付所司參詳可否既而該部執奏斷
在必行敢有徑請　內批欲遂奸計者即係欺罔并
聽該科糾劾重治此則　命令畫一　朝政肅清雖
有權奸不敢欺蔽矣

聽忠言信　詔旨以防欺蔽疏　　李巳

臣等於本月二十日據戶部接本官送到內承運庫
署庫事尚衣監太監崔敏等奏為急缺年例金兩寶
石等項事內開貓睛祖母綠珊瑚馬瑙等項各數目

不同欲令户部作速買進以應該庫緊急關領奉
聖旨户部知道欽此臣等切惟財用國家之首務節
儉人君之美德故古先聖王必加意節省以永保萬
世無疆之治我　皇上節儉天成同符往聖臨御未
幾即　詔令停買珠玉等項臣等嘗伏覩其先年
聖旨有曰朕於各樣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
妄費分毫你們還宜悉心處措以濟國用此大哉
皇言真社稷蒼生之幸也矧今二年以來災沴頻仍
税糧不繼寇盗蜂起所在皆然頃聞大同等鎮警報
自右衛以達陽和天城諸處胡馬數十萬絡繹不絕
雖曰未敢長驅而禍機實難逆度此從來未有之事

遠近無不駭驚臣等昨查得太倉老庫并外庫實在銀僅三百餘萬兩糧僅七百餘萬石且各邊年例尚未全給使今年幸保無事猶存支持萬一秋高馬肥黠虜深入不知一應兵馬器械糧芻犒賞何以待之此正 皇上宵衣警惕之時與臣子扼腕獻籌之日該監乃欲輕動太倉銀兩買辦金寶等項以供一時之玩好如 陛下令德及先年 詔旨何哉臣等訪得猫睛祖母緑等物每塊約用銀百兩珎珠每顆約用銀二三十兩夫 天子至尊無上初不藉此為美有之於 陛下何加無之於 陛下何損臣等不為財用惜獨不為 陛下美德惜不為九邊慮獨不為

雲中之燃眉慮乎緜或上供之物不能免　陛下亦
須俯念民艱查照　祖宗　列聖鴻規　先帝二十
年以前之事酌議多寡量行買辦以崇儉朴以實
帑藏以備邊境不時之需臣等職掌所關義不容默
故特披瀝肝膽昧死一言之伏願　皇上宣召輔臣
查問太倉銀數大同虜情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念
閭閻枵腹之可懼少　賜裁察更降　明旨將該監
前項奏買等物逐一斷自　聖心擬定數目應停止
者即令停止應減去者即令減去候邊報稍息從容
查照施行後不為例如此則　皇上之儉德益光中
外之懽聲愈茂府庫充足而不匱邊塞有警而無虞

億兆年太平之基端在此矣　宗社幸甚

崇節儉以隆　聖德疏

魏時亮

欽惟　皇上登極至今　節儉之德聞於天下昨隆慶元年十二月內該內閣傳奉　聖諭戶部查見在庫銀兩若干彀幾年用該部以銀數僅敷三箇月餘上　聞計一年之內尚欠八九箇月沿邊百萬軍士餽餉無從給發荷蒙　皇上軫念　親灑宸翰　特賜聖旨這銀兩軍糧如何缺乏至此朕於各樣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你每還宜悉心措處以濟國用欽此大哉　聖謨真　宗社無疆之福四海億萬生靈之福矣何者今天下空虛極矣四

海百姓困窮極矣所謂僅設三箇月餘者尚以太倉
銀庫言之若各衙門與各省直之府庫即正支外求
一月之餘積有不可得故昨者 賞邊借之 皇上
內庫銀兩又責差三四御史徧括天下之財以補隆
慶元年蠲免之數尚不敷用我 皇上軫念缺乏至
此者但言戶部之缺乏而尚未知天下之缺乏為尤
甚也乃若天下百姓則啼饑而號寒者徧野流離而
輾轉者盈路加以今歲各處荒旱南自閩浙北自淮
鳳西自川陝愁苦怨嘆之狀在在皆然此真民窮將
有盜起之時臣下皆當危懼之日所在官司欲發倉
庫以賑之而在庫無可賑也欲 請內帑以給之而

内帑無從給也夫民窮莫可爲救又若此必我 皇
上所尤憫念者故在今日惟仰頼我 皇上之節儉
以開億萬小民之生路耳乃九月二十九日司禮監
傳戸部恭捧 聖諭買鴉猫睛祿寳石珍珠來欽此
臣等伏見傳 宣戸部之時舉朝咸謂此當秋防之
日我 皇上必憂邊餉不足而 召諭之也此當天
下告旱告災之日我 皇上必憂百姓賑給無措而
召諭之也今 諭之者爲買猫睛珠寳等物大小臣
民無不驚愕臣等竊聞聖帝明王不貴異物惟貴安
民當此小民不安之日而猫睛寳石云者饑之不可
食寒之不可衣所謂異物我 皇上何貴視焉况此

異物乃　宮中之庫藏所必有者原自足用奚必責之户部召買也漢文帝惜百金之費爲中人之產不肯妄費如猫睛者一顆不啻百金千百金之積千百之生靈膏脂在焉　皇上損此有用之財以買此無用之物諒節用愛民之心必大有不忍者矣今一開召買珠寶之端實深損　皇上節愛之德稍知忠愛我　主敢不力爲諫止乎　祖宗累世節儉相傳自我　聖祖深鑒前代奢侈之害碎胡元水晶之漏刻陳氏鏤金之床有司奏造　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飾者皆令以銅爲之　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儉約非身先之何以率下開奢汰禍亂之源未有不由

小以至大者　聖祖儉德如是　聖子神孫世世
之遂使天下富安府庫充足傳至　先帝初年　祖
宗之庫積厚矣自末年小人欺誑開召買貓睛珠寶
之門以及土木齋醮等費遂致　祖宗累世之積費
用盡竭而天下之民力盡疲　皇上登極效　先帝
之初年除末載之弊政四海之內懽若更生乃令忽
傳此　諭豈我　皇上節儉之初意哉大小臣工天
下萬民不為此一物惜而為我　皇上之　節儉聖
德惜為府庫空虛百姓之困窮惜　先帝末年費猶
可辦以府庫猶未盡空百姓猶未盡窮也今者　國
匱極矣民窮極矣萬民仰望　皇上節儉如望時雨

臣下有人心者孰敢不力贊之 先帝承 祖宗富
積之後不節儉猶可以支持 皇上繼 先帝虛耗
之餘一修費必難以措處倘有以 先帝末年故事
為 皇上言者乞我 皇上憐念天下府庫百姓不
加罪之必深絕之仍 崇節儉之 聖德焉昨 皇
上十分減省未嘗妄費之 旨出自 親灑宸翰惟
時 聖諭一問吏部朝 覲官一問戶部銀兩我
皇上獨於戶部覆旨特灑 宸翰賜下臣等固仰知
皇上留心節儉已至真足以動 天地配 祖宗克
光 先帝之令德也今貓睛祿寶石珍珠之買此寧
不可節儉寧非 皇上所謂用度可十分減省者哉

寧可謂之正供可以妄費哉　聖謨洋洋言在人耳
天下之民方切傳誦要之永保　聖謨於恤民乃所
以示仁於　聖旨乃所以示信於　制用乃所以示
議於　祖宗繼述乃所以示孝侈隙之開甚非　國
家之福也且當此　國匱民窮之極又萬萬不堪此
者寧不大可隱憂也哉伏乞　皇上法　祖宗累世
之儉念十分省減之　旨思府庫空虛之極憫百姓
窮困之災仍　賜收回　成命將貓睛珠寶等物一
切罷買此後惟　一意專尚儉省以光　帝德以濟
時艱永底四海之生大隆　九重之福由是則費用
既省府庫漸充天下百姓可安　國家元氣可復久

安長治之休可綿之億千萬世而弗替矣

仰崇儉德俯恤民窮以永圖治安疏　魏時亮

本年九月内我　皇上諭買貓睛寶石未幾荷蒙

賜罷中外大小臣民鮮不懽忻踴躍謂我　皇上軫

念匱之真　聖主恤民之仁惟懷永圖真　聖主節

財之義罷珎玩勤聽納炳　離照之明方　諭買卽

停止奮　乾剛之斷　聖德傳播如是臣等犬馬愚

衷曷克揄揚於萬一也廼今十二月初七日司禮監

仍傳　聖諭買各樣寶石珎珠睛碌鑽多買些三日

要隨該戶部具題節奉　諭旨嚴急不一而足臣等

伏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言帝王

保守天位在人民而保聚人民在財用古先帝王珍
玩不事異物不貴汲汲焉惟以養百姓節財用為先
所以致治一時聲施萬世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也
太祖高皇帝嘗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於宮中無事
時輙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真治國之良
規孔子之言萬世之師又嘗曰珠玉非寶節儉是實
於是郤文石御銅器且教 太子諸王曰前代奢儉
不同治亂懸判當記吾言常存儆戒是以 聖子神
孫作貽萬世無非 太祖之所留也 皇上登極首
罷採買專尚節儉嘗讀 聖旨有曰朕正供之外未
嘗妄費分毫可謂遠邁哲王近法 聖祖天下百姓

何幸焉　宗社臣工何幸焉今者　諭買珠寶各樣
竊料所費不止分毫　皇上儉德寧無少累臣等嘗
聞之節儉必謹乎錙銖侈費率由於玩好犬馬愛
君寧忍欺負矧昨者貓睛羅買薄海內外已傳　令
名一旦改之殊駭觀聽左氏有言長國家者非無賄
之患無令名之難以唐玄宗之陋尤能焚珠玉於殿
前誇令名於天下說者謂殿前之焚稍似沽名之過
然玄宗令名竟與太宗憲宗媲美稱曰三宗未必不
自沽名之一念起之也短之者不過謂其儉德不終
令名更損我　皇上罷買貓睛諸玩無沽名之念有
令名之實今復有寶石買辦之論選[illegible][illegible]民享下[illegible]

皇上之儉德令名惜哉舜造漆器諫者七人夫漆器用物也造用物且諫則買珠寶等之異物寧忍於不諫乎此而不諫非以堯舜望我　皇上亦非以堯舜之臣自待也況近日災變異常人情洶懼一歲之中無論天裂星隕地震山崩雨豆雨蟲諸怪即近日山西以一男子變爲婦人前此所未聞史冊所不載陽變爲陰朕兆匪細　皇上接於目能不儆於心乎長至之後　京師陰霧浹旬夫春霧則恒有之若冬氣斂藏更值寒雪廼致霧連晝夜舉目蒙晦即其象占尤可深思切懼者蓋今日之天下百姓困窮盜賊將起官風不正慮患已深　宗室衆多貧不可以爲生

兩廣傾危朝不能以保暮言及根本最可痛恨 聖
主在上正宵旰明作之時臣工在下正交修共勗之
日要必喜怒刑賞之政務感人心理亂安危之幾輒
勤 賡訪百官舉職大臣法小臣廉四海更生遠者
來近者悅兵戎詰而神氣張屛翰寧而元氣固庶使
天下長治萬世永安此非所急而顧惟珍玩珠寶之
崇恐非 聖朝美聞也我 皇上節儉聖德性本天
成玆者懇乞俯念民窮益光聖儉將異物罷買 明
旨再申則 聖主聖德愈彰中外懽呼愈甚即一事
一念之間見 宗社生靈之福而天下萬世之治安
信有不難於致者是在 皇上一轉移之間而已臣

無任須越瞻望之至

納忠言罷採辦以紓　國計疏　　詹仰庇

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衆非聰明聖智鮮有不爲玩好所惑者然貴乎悟之早而止之亟也昔仲虺戒湯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武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邇不殖喪德喪志戒之惟湯武能受二臣之戒則益絶去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爲臣民之主至今稱之若夫昏庸之君侈心一生遂不可遏雖有忠臣進戒拒而弗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耗民窮欲其保宗社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日　勅下户部買辦珎

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無不仰頌　聖德謂能
悔之早而止之亟也邇者復有採辦之　旨戶部不
敢違　命用價值市之以　進而臺諫交章論列臣
疑其必　溫詞容納決意停止及接　聖諭則曰內
府缺珍寶着戶部買些來你每如何這等說姑不究
夫　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無
幾臺諫之臣似不當過計以煩　聖聽也然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臺諫之所以汲汲不已於言者亦以漸
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言復不聽臣當將順　君德
亦何事於言哉然竊謂臺諫未有議論之先　陛下
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之後　陛下玩好之

心遂當悔悟顧乃不降　旨嚴免而反曰姑不[illegible][illegible]
恐　陛下玩物之心有漸臺諫之言罔聞由此群小
得以乘間投欲四方因以遠索　貢獻其弊將有不
可勝言者臣聞珎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因　陛
下索之愈急則彼索價愈高珎珠數兩費金數千寶
石一顆值銀數十以有用之　國費買無用之玩物
果何意哉况今南北多事之秋正　國家用財之際
兩廣缺餉跡　請再四當事者尚存根本之慮不敢
多與其　請而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是何視
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
天之所以儆　陛下者章章明矣更宜敦尚節儉痛

加修省以答天心可也乃聞災異之疏畧無儆畏復
有採辦之　命欲其天意眷祐轉災為祥不可得矣
伏乞　陛下以湯武為法大嘉臺諫之言　明降停
免之旨令之既買進者則已若買而未足者則悉罷
之後或有以玩好之物陳之惑　陛下之耳目者必
嚴以斥之如此則心無不正身無不修誤之於昔猶
能改之於今也上天儆戒之意可答臣民仰望之心
可慰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
冒干　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因事納忠以清化源裕　國用疏　傅孟春

臣聞天下之化始於閨門人君之德成於恭儉是故

虞舜克諧二女必先於民財之阜成湯不邇聲色尤
謹乎貨利之殖古之聖帝明王所以維持國本宣暢
化猷而綿雍熙之業者端不外是仰惟　皇上睿資
天縱　洞察理欲之幾　儉德性成克除奢靡之習
天下臣民莫不引領傾心日望　治化之成本月十
一日禮部接出　聖諭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皆預
教以讀書使稍知禮法茲已缺少着照例選民間女
子年十一歲以上十六歲以下者三百人進禮部知
道欽此欽遵夫六尚之員既缺則選納之制當遵
陛下乃於從吉之後方為此舉是誠動中典禮益昭
盛德之至部臣仰體　德意亦既遴選以進夫供役

于內數百人足矣使新者既入而舊者不少矜放竊恐幽閉之思上干和氣女謁之盛適召災殄非所以增 宮闈之福也如蒙 勑下各宮量減三百移其廩費以養今日之所進者應手人不必加而使令足費不必增而財用稱一以消怨曠之氣一以省 宮掖之費所以凝天和而迓百福者端在是矣本月十八日續該戶部接出 聖諭取銀三十萬兩來欽此陛下富有四海則府庫之財皆 陛下之財取之固無不可然王制曰天子不言有無以其總制邦用出貨財者戶部之責也今竭四方之財以輸戶部竭戶部之財以輸各邊計歲用之缺乏者百六十萬是財

用之不足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今日一朝而取三十萬兩臣恐不知其將安用之縱令事合給用亦乞勑下該部量入為出不必取入宮中以增內帑之冗耗昔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明明祖訓真萬世之龜鑑臣仰窺聖德仁明恭儉固能恪遵祖訓但恐左右之人或以聲色貨利獻諛希寵者伏乞皇上勉崇儉德益敦化源念宮政之當飭下之禮部卜吉戒期還皇后於宮中以理陰教以為六宮之表率或新選既備舊役有餘乞降詔旨稍令放以遂物

性思財用之當節下之戶部核其舊額出入之數與今昔盈縮之由釐為會計實錄上塵宸覽廣集群議講求其理財之要以紓國計之縮遇有經費悉下戶部出納不必取而用之以滋冗靡庶宮壼之化以肅而協氣流通出納之數可稽而取用有節將媲美帝舜邁德商湯不難矣

擴善端以寬無辜重耆舊以保至治疏　陳相

臣聞天下之政本出於一而人君之心惟在所養然養之之要惟在於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充之使用人行政亦莫不然則施之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臣待罪諫員日者見科道為諫都督陳萬言房屋事

荷蒙聖恩免究鴻臚寺官讀六科十三道諸臣謝
恩仰窺聖心聰聽之下若有大不安者臣以為此
陛下本體之明也又覩昨者百官早朝侍班天雨驟
至陛下即宣鴻臚寺免其奏事此陛下不忍人
之心也大小臣工孰不稱慶以為推此而治於政何
有夫何仁心獨見於明廷而天光不照於豐蔀臣敢
以近日之事數之萬言欽賜房屋陛下不忍之
恩也而尚書趙璜因而認罪郎中葉寬等以之繫獄
者為不用恩焉耳陶淳革去管事陛下本心之明
也而太監芮景賢之慰留知府郭九皐之妄拏者為
不用明焉耳崔文左道亂正王法之所不赦言官交

章論劾　陛下不忍罪之而反忍於奪法司之權遂
使耆舊大臣如林俊者一旦致仕李曇夾帶私鹽律
例合當有罪御史累次奏辯　陛下竟不察之而反
惑於聽挾讐之訴以致盡職小官如程景賢者久禁
淹獄尚書百官之表率事體所關非輕章奏不敢不
慎今　陛下不曰回將話來則曰且不查究是果敬
禮大臣之道耶科道　朝廷之耳目設官以諫為職
風聞不敢不奏今　陛下既斥加於前罰俸繼於後
是果廣開言路之道耶臣恐自今以往林俊去而九
卿之心灰矣葉寬等罪而百司之體解矣郭九皋之
被拏則守牧地方者寒心程景賢之受誣則盤詰關

監者喪膽天下臣民以為如此而苟安如此而取貶
如此而見賞如此而受罰其不相率於苟且將就之
習者幾希當此之時　陛下高拱穆清之上深居法
宮之中聲色雜於前便佞諛於後閹宦弄權而怙勢
戚畹恃寵以張威臺閣不得預政科道不敢盡言
陛下雖有堯舜之資湯武之志必不能脫正德之餘
習而成嘉靖之新政矣況今邊方軍餉在在告乏留
都民疲家家未保而地震水旱之迭見盜賊虫蝗之
四出此正　上天示戒之意君臣脩省之秋也及今
不圖末流安救臣若懼罪不言　陛下以臣為何如
職天下以　陛下為何如主而我　太祖在天之靈

亦不瞑於地下矣伏望　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在深宮此心也對大廷亦此心也待近臣此心也待遠臣亦此心也覽子思致曲之言誦孟軻善推之語不溺於聲色不惑於近習誠心任賢虛心納諫慰留林俊以全起用之初心釋放葉寬等以昭天下之公議辯明郭九皐等之冤獄免除李學曾等之罰俸時　親內閣日　御經筵如此則　聰明不蔽而雍熙之化以臻　聖德日新而堯舜之君可並矣

乞　恩裁省以安民生疏　蕭廩

恭惟　皇上道本生知　聖由天縱自　居潛邸而仁孝之德敷聞九有及　登大寶而　寬恤之詔屢

被多方内則裁省光祿諸費外則停止織造諸工凡今四海之内稍有生全之望孰非　陛下五年之間力持節省之賜也邇以　上用之絨差官陝西織造一時人心竊謂　明詔方新何為復有此舉臣則以為　聖性克儉所以復有此舉必是十分缺乏不得不然想所織造亦不過百千餘匹取足一時之用而止也近據司府報監官開數各色袍服凡三萬二千二百四十匹套而撫按諸臣會計諸物料價七十五萬餘金其他進貢之盤費匠作之工賞機張之修整監官之供需傔從之廩糧尚不及計要之雖百萬未已也一時急緊議將各正項錢糧數萬那移應用待

秋後派徵漸次措辦臣日行邊陲雖未與議而一聞
此報深為震駭夫　上用誠不可缺則織造似不可
已而數至累萬不已太繁織造既不可已則工料必
不可無而費至百萬不已太重然使民力可供則
上用惟急亦何足恤也但陝西一省僅有八府其五
府皆在窮荒套虜番夷歲行搶掠三府雖居腹裏而
山寇礦盜時常竊發民生憔悴貿易多以牲芻市井
蕭條居止多依窯洞錢糧逋負倉庫空虛內供　四
藩祿糧而　宗儀積欠者幾十餘萬至於官師頻年
缺俸又其次也外供四鎮軍需而老家軍不得請給
者凡二三年至於冬衣布花屢歲未頒又其次也重

以去冬無雪今春無雨入夏以來通省亢旱臣近經行如臨蘭等處正係出辦絨線地方而一望赤地黃河以西則又氷雹連天生計既窮民心轉棘至有一家三人而駢首自縊者言之殊為痛心欲請賑則帑藏皆空欲請蠲則供輸難措臣日夕思之中心如焚唯恐外患內憂之相繼挺作也而况當此繁重之大工計其所費雖加派一年之賦役尚未可辦也而謂艱疲災傷之民其能堪之乎夫人情困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其心豈不知嚴父母而畏天其情誠迫其心自不能已也今陝西之民可謂困苦痛疾之極矣其引領
陛下而呼天呼父母者亦孔亟矣自非

聖慈俯念民瘼將前項織造　大賜減省則臣知民力必將不支而大工亦將何時而可竟也且臣聞陝西羊絨與羅叚迥異其織造必視天時非若羅叚之可常織其收貯僅可一二歲非若羅叚之可常收若使多織而久藏之或致蛀壞是又可惜也如蒙　天恩勅下工部會同該監將所開數目酌量緊等行令監官織造其稍可緩者　俯賜裁省數目少則易完物料少則易辦而加派少則艱疾災傷之民亦尚易供而不至驚駭逃移且監官亦自易處而不至遲久留滯　陛下休養之恩同符父母而陝民生成之感永戴天地者寧有窮乎民生又安　聖德彰顯此又

愚臣一念憂民愛　君所以不避斧鉞而拳拳言之者也臣干冒天威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五終